



格蘭特船長的兒女

第三部

儒勒·凡尔納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格蘭特船長的兒女

第三部

儒勒 凡爾納著 知人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目 次

第 一 章	麥加利号	3
第 二 章	新西蘭的歷史	14
第 三 章	新西蘭島上的大屠殺	23
第 四 章	暗礁	33
第 五 章	臨時水手	45
第 六 章	談吃人的風俗	56
第 七 章	到了原應該逃避的地方	63
第 八 章	到了一个地方	72
第 九 章	往北三十哩	85
第 十 章	民族之江	95
第 十 一 章	道波湖	108
第 十 二 章	一个毛利人酋長的葬禮	121
第 十 三 章	最后关头	131
第 十 四 章	禁山	143
第 十 五 章	巴加內尔的妙計	159
第 十 六 章	前后受敌	170
第 十 七 章	为什么鄧肯号会到新西蘭的东海岸來	182

第十八章	是艾尔通呢？还是彭·觉斯呢？·····	193
第十九章	交换条件·····	201
第二十章	夜半呼声·····	214
第二十一章	达抱岛·····	228
第二十二章	巴加内尔最后一次的粗心大意·····	240

第一章

麥加利号

如果說尋找格蘭特船長的人們是注定了有一天要絕望的話，那麼現在，他們弄得走投無路了，不正是絕望的時候嗎？在這茫茫的大地上，還能打算到哪里去再作一次探險旅行呢？而且又有什么辦法再到別的地方去尋找呢？鄧肯号沒有了，連要想立刻回國都不可能了呀！那幾個好心腸的蘇格蘭人的這番壯舉就這樣失敗了。失敗！這個悲慘的字眼兒，一個有毅力的人是聽不入耳的，然而格里那凡被惡運捉弄得夠了，他竟然不能不承認，要他把這救人的事業再繼續下去，他是無能為力了。

瑪麗·格蘭特在這樣情況下，只好硬著頭皮不再提起她的父親了。她一想到最近犧牲了的那幾個不幸的船員，就要忍住一肚子的悲痛。這位少女在她女友的面前顯得十分沉着，過去，格里那凡夫人一直是安慰她，現在却輪到她來安慰格里那凡夫人了！她第一個建議回蘇格蘭去。約翰·孟格爾看她這樣剛強，這樣堅忍，心里十分佩服。他很想再提一提關於尋找格蘭特船長的問題，但是瑪麗用眼光制止了他，後來，她對

他說：

“不能再提找我父親了！約翰先生，我們要替這班熱心仗義的人們着想呀。格里那凡爵士自當回歐洲去！”

“您說得對，瑪麗小姐，”約翰·孟格爾回答，“他現在理當回去。而且，鄧肯的遭遇也應該讓英國政府當局知道。不過，您也不要因此就放棄一切希望了。我們既然已經出來找格蘭特船長了，與其半途而廢，還不如讓我一個人繼續下去！我一定要找到格蘭特船長，找不到，決不罷休！”

約翰·孟格爾提出的這個莊嚴的諾言，瑪麗接受了。她把手伸給那青年船長，仿佛表示批准這個協議。這協議，在約翰·孟格爾方面，是要終身效勞，在瑪麗·格蘭特方面，是永恆的感激。

當天，商討的結果，決計回歐洲了。並且議定盡速趕到墨爾本。第二天，約翰就去打听開往墨爾本的船期。他原以為艾登和維多利亞省城之間來往的船舶是很多的。

誰知他竟估計錯了。船舶根本就很少。這地方的商船一共也不過三、四只，都停在吐福灣里。沒有一只是開到墨爾本，或悉尼，或威爾士角的。格里那凡要回歐洲只有到這三個地方才能搭着船呀，因為這三個地方跟英國本土之間有半島郵船公司的一條正規的航綫。

既然從這裡到那三個口岸都沒有船，又怎麼辦呢？等便船嗎？可能等得很久，因為到吐福灣來的船根本就不多。打這一帶海面上經過的船倒是不少，不過從來就不在這兒靠岸！

· 经过一再考虑和磋商之后，格里那凡正想到要沿着海岸公路到悉尼，这时巴加内尔却提出了一个大家万想不到的建议。

原来他也跑到吐福湾去看了一趟了。他也不知道没有船到悉尼和墨尔本。但是在湾里停着的那三只船之中有一只是到新西兰北岛都城奥克兰的，巴加内尔建议就包这只船先到奥克兰，到了奥克兰，再搭半岛邮船公司的船回欧洲，那就很方便了。

这建议，大家都认真地考虑着。巴加内尔惯常总是一举就是一大套理由，这次却不如此，他只说明了一下事实，他说航程最多不过五、六天的工夫。是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距也不过是千把哩。

碰得真巧，奥克兰又恰好在他们离开阿罗加尼亚海岸以来就一直钉住不放的那条三十七度线上。当然，那地理学家尽可以把这事实也当作一条理由来坚持他的建议，人家也决不会怪他固执成见。的确，这是一个很现成的机会，很可以利用来在新西兰沿海一带再搜索一番哩！

然而巴加内尔没把这个理由提出来。他两次解释文件都失败了，无疑地，他不愿再冒险给那文件做第三种解释了。而且，这第三种解释能说得通吗？文件里明明地说格蘭特船长逃到了一个“大陆”上而不是逃到一个岛上呀。新西兰只是一个岛，这显然是肯定的了。不管是这个原因也好，或者是其他原因也好，总之，巴加内尔建议到奥克兰去等船，却丝毫不牵涉到寻找格蘭特的问题。他只说奥克兰和欧洲之间经常有船

來往，到那里去搭船很方便。

約翰·孟格爾支持巴加內爾的建議。他勸大家就這樣辦，既然在吐瀾灣等得到便船的希望很渺茫。不過，他認為在上船之前總應該先去看一看那地理學家所說的那只船怎麼樣。因而格里那凡、少校、巴加內爾、羅伯爾和他自己都一齊坐上一只小划子，只滑划了几下，就靠上距岸兩尋^①遠的那只大船了。

那是一只二百五十噸的雙桅帆船，叫麥加利號。它專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各口岸之間作短程航行。那船長——更正確地說，是“船主”，接待客人的態度相當粗野。格里那凡等人一看就知道那人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他的態度和他船上的五名水手也都差不多。又紅又胖的面孔，又大又厚的手，塌鼻子，獨眼睛，嘴唇上糊滿了煙油，再加上那副暴躁的神氣，這一切把那位威爾·哈萊船主塑成了一個可憎的形象。但是現在只有他那只船可搭，又有什麼辦法呢？好在只有幾天工夫，不能太講究了。

“你們這班人，來找我有什麼事？”威爾·哈萊一見那班生客踏上甲板就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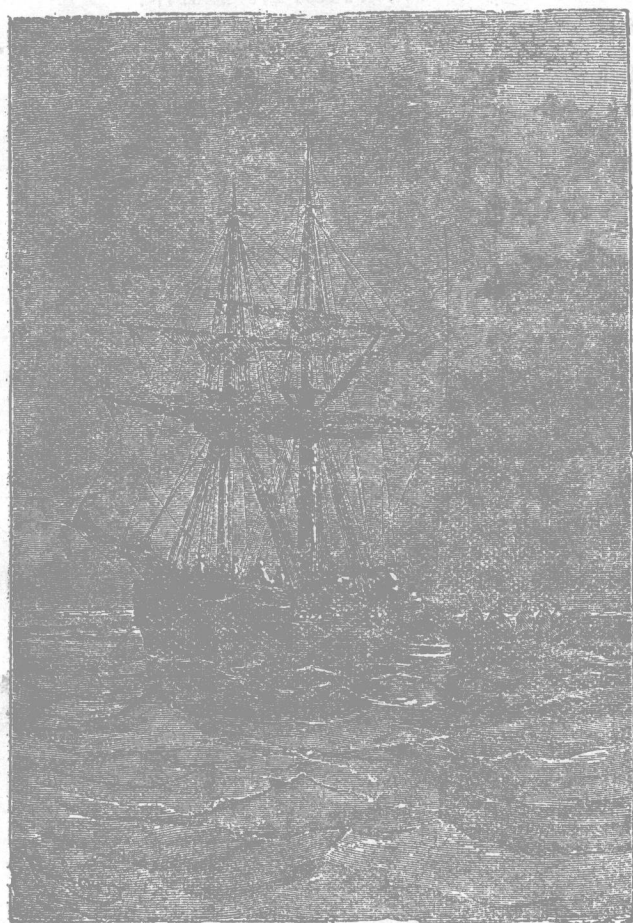
“你是船長嗎？”約翰·孟格爾回答。

“我就是，”哈萊說。“怎麼樣？”

“麥加利號要裝貨到奧克蘭去嗎？”

“是的。怎麼樣？”

① 一尋合一·六二公尺。



双桅船麥加利号。

“裝的什么貨？”

“什么好賣，什么好買，就裝什么。怎么样？”

“什么时候開船？”

“明天，趁午潮。怎么样？”

“搭不搭客？”

“看是什么客人，只要他們吃得慣船上的大鍋飯。”

“自備伙食。”

“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多少人呀？”

“十位，當中有兩位女客。”

“我沒有房艙。”

“你把甲板上的便艙讓出來就成了。”

“怎么样？”

“你到底答應不答應呀？”約翰·孟格爾說，船長的那種神氣並沒有難住他。

“那要看……”麥加利號的船主回答。

威爾·哈萊兜兜了一兩個圈子，釘了鐵掌的皮靴在甲板上踏得的篤的篤地響，然後突然往約翰·孟格爾面前一站。

“肯給多少錢？”他說。

“你要多少？”約翰反問。

“五十鎊。”

格里那凡點點頭，表示可以。

“好！就是五十鎊。”約翰·孟格爾回答。

“不过單是船費啲！”威尔·哈莱又补一句。

“就單是船費。”

“伙食在外。”

“就在外。”

“好，就算說定了。怎么样？”威尔說，伸着手。

“干么？”

“定錢呢？”

“这里二十五鎊，先付一半，”約翰·孟格尔說，一面数着錢給那船長。那船長接着錢就往腰包里一塞，謝也不謝一声。

“明天上船，”他說。“午前來。到时候不管你們到不到我都是要开船的。”

“准午前到。”

回答了这句之后，格里那凡、少校、罗伯尔、巴加內尔和約翰·孟格尔都离船了，威尔·哈莱头上長着一头蓬乱的紅头髮，扣着一頂漆布帽子，他連举手摸摸帽边行个礼都沒有。

“好个老粗！”約翰說。

“呃！他倒对我的勁兒，”巴加內尔应声說。“是只不折不扣的海狼呀！”

“是只不折不扣的狗熊！”少校糾正。

“我还敢說，”約翰·孟格尔补一句，“这只狗熊当年一定做过人肉買賣。”

“管他哩！”格里那凡回答。“只要他是麥加利号的船長，只要麥加利号是到奧克蘭去。从吐福灣到奧克蘭，我們少見他几面；过了奧克蘭就永远不会再見他了。”

海倫夫人和瑪麗·格蘭特很高興地知道了行期就定在明天。格里那凡預先就向她們說明：麥加利號沒有鄧肯號那麼舒服。但是，她們經過這樣的考驗之後，舒服不舒服是一點也不在乎的了。奧比內先生被派去購辦食糧。這可憐的人自從鄧肯號失蹤以後，常常哭他那不幸的老婆。她是留在船上的呀，自然要和全體船員一塊死在流犯們的手里了。然而這時，奧比內還是以一貫的熱誠去執行他司務長的任务，所謂“伙食在外”的伙食都是精挑細選的食品，都是那雙桅船的菜單上從來沒有見過的東西。只消幾個鐘頭這些東西都辦齊了。

與此同時，少校找到一個錢莊，兌換了格里那凡匯到墨爾本聯合銀行的幾張期票。他不願意手上沒有現金，也不願意身邊沒有武器和彈藥，於是他又補充了一些。至於巴加內爾呢，他找到了愛丁堡約翰斯頓出版社編的一張精製新西蘭全圖。

穆拉地的健康情況很好。差點叫他送命的那個創傷現在就要好了。只要在海上過些時候，他就可以痊愈了。他打算利用太平洋上的涼風進行療養。

威爾遜被派到麥加利號上去布置旅客們的艙位。經他一陣洗刷之後，那間便艙完全改變了面目。威爾·哈萊看見這水手在打掃，聳聳肩，走開了，讓他搞。什麼格里那凡，什麼格里那凡的旅伴，不管男的女的威爾都不在乎。他連他們的名字都不知道哩，他也不想知道。多載點重，就多掙五十鎊，如此而已；這點外加的重載，在他看來，絕沒有他艙里塞滿了的那二百噸皮革重要。皮革第一，人是第二。他是個商人啊。至

于他的航海技術，他在這一帶充滿珊瑚礁的險海里跑，总算还有些經驗。

这一天还剩下几个鐘头的空閒時間，格里那凡还想到三十七度綫截着海岸的那地方去一次。他这样做有两个动机。

他要把那假定沉船的地方再考察一番。事实上，艾尔通确是不列顛尼亞号上的水手，不列顛尼亞号可能真是在澳大利亞这一帶海岸附近沉沒的，既不在西海岸，那就該在东海岸了。这地方以后不会再來了，不能輕易放过呀。

而且，即使不列顛尼亞号不是在这里失事的，至少鄧肯号是在这里落到流犯們手里的呀。也許当时还有过一場惡斗呢！這一場搏斗，這一場生死关头的抵抗，在海边就找不到一点痕迹嗎？如果船員們都死在波濤里，波濤就不能卷起几具尸体打到岸边來嗎？

格里那凡由他的忠实的約翰陪着，去進行这有着双重目的的偵察。維多利亞旅館的主人給他們备了兩匹馬，他們就走上了向北繞着吐福灣的那条路。

那是一个痛心的搜索。格里那凡和約翰船長都悶声不响地騎馬走着。不过他們倆互相了解。他們有同样的心思，因此，也就有同样的苦痛折磨着他們的心灵。他們看着海水侵蝕的那些岩石，彼此都不說話。

以約翰那样的热誠和聰敏，我們可以肯定說海边的每一塊地方即使是最小的灣汊，都仔細地搜索到了。照理說，那些露出水面的沙丘和傾斜的海濱，尽管太平洋的潮水不大，但是总会有一些沉船的遺物被冲到上面來的。然而竟沒有發現任

何足以引起人們要在這一帶海邊作進一步尋找的跡象。

不列顛尼亞號究竟在哪里失事的，依然是一個謎。

至于鄧肯號呢，也沒有任何線索。澳大利亞的這一帶濱海地區是荒無人煙的。

然而，約翰·孟格爾却在岸邊的一叢“米亞爾”樹下發現了幾灘燒過篝火의 痕迹，顯然，最近有人在这里露過營。是不是這幾天有土人的游牧隊經過这里呢？不是。因為格里那凡又看到另一個跡象，它無可辯駁地告訴他流犯們曾經到這一帶海岸上來過。

這個跡象，就是一件灰黃兩色的粗毛衣，旧的，打過補釘，簡直是一團叫人作嘔的破爛兒，丟在一棵樹腳下。毛衣上還有伯斯大牢的號碼。尽管那流犯已經不在这里，但是他脫下的這張臭皮囊却是一個鐵証。這件不知是哪個犯人穿的号衣，丟在這荒涼的海岸上已經開始腐爛了。

“你看，約翰！”格里那凡說，“那些流犯到这里來過了！我們鄧肯號上的那些可憐的伙伴……”

“是啊！”約翰壓低着嗓子回答，“無疑地，他們沒有上岸，他們都死在……”

“那些混蛋啊！”格里那凡叫起來。“如果有一天他們落到我手里，我一定要替我的船員們報仇！……”

悲痛使格里那凡的面孔板得和鐵一般。爵士盯着那一片汪洋的大海看了好幾分鐘，也許他還想在那空曠的海面上能發現個把船舶啊。過了一會兒，他收斂起眼光鎮定下來，接着就悶聲不响地打着馬，奔回艾登。

還有一項手續是一定要做的：就是把最近發生的事件報告給當地的警察局。當天晚上格里那凡就向警官班克斯辦了。這位警官在做筆錄時那種喜悅的心情，不由得流露到臉上來。他聽說彭·覺斯跟他那伙強人走開了，心上仿佛揭掉了一塊大石頭。全城的人也都和他一樣鬆了一口氣。流犯們離開澳大利亞，固然是又犯了一次罪，但是他們總算是走了。這個重要的消息立刻用電報告知墨爾本和悉尼的行政當局。

辦完手續，格里那凡就回到了維多利亞旅館。旅客們都悶悶不樂地度過了這一晚。他們的腦子，轉來轉去，总是在這塊充滿不幸的土地上打圈子。他們回想到在百奴衣角時他們是抱着多大的希望啊！誰知到了吐福灣，這希望竟這樣無情地破滅了！

至于巴加內爾，他又在五心煩躁，六神不安。約翰·孟格爾從在斯諾威河岸上發生事變的時候起，就不断地注意着他，覺得他老是像有話要說而又不願意說。他曾經不只一次地追問，而那學者總是避而不答。

這天晚上，約翰把那學者請到自己的房間里來，問他為什麼這樣神經緊張。

“約翰，我的朋友，”巴加內爾支吾其詞地回答說，“不，我是和平時一樣呀！”

“巴加內爾先生，”約翰又說，“您一定有個什麼秘密梗在您的心里。”

“嗯！有什麼法子呢？”那地理學家指手划腳地叫起來。
“我也是不由自主呀！”

“什么事叫您不由自主呢？”

“又是开心，又是失望。”

“您是又开心又失望嗎？”

“是呀，到新西蘭去，这叫我又开心又失望。”

“您是不是又有了一些什么眉目？”約翰·孟格尔立刻逼着問。“您又找到了什么綫索嗎？”

“没有什么說头啊，約翰朋友！到了新西蘭就不回去了！不过，究竟……哎！你曉得，人总是这样！只要还有一口气，总是不肯死心！俗語說得好，‘气不断，心不死’，这句话要算是世界上最好的格言了！”

第二章 新西蘭的歷史

第二天，一月二十七日，麥加利号的乘客上了船，在那間狭小的便艙里住下了。威尔·哈萊一点沒有提出要把自己的房間讓給女客住。其实这种失礼也并没有什么可惋惜的，因为他那个狗熊窩也只有狗熊住。

十二点半鐘，趁着退潮开船。錨盤一絞，錨从海底上慢慢地吊起来。天刮着西南風，不太大。帆一点一点地向上拉。五个船員慢吞吞地搞着。威尔遜很想帮帮他們忙。但是哈萊叫他去歇他的，不要多管閑事。他說他一向就是靠自己單干，不要別人帮忙，不要別人出主意。

这话也就是针对約翰·孟格尔說的，因为約翰看見他們做

事拙手笨脚的，正在一旁好笑哩。船主既有这样的表示，他只好不去多事了，不过他心里想，万一因为船員們不頂事要危害到全船的安全，到那时，他也不管有权沒有权都要参加行动的。

这时，那五个水手，在船主的咒罵下，七手八脚地忙了好半天，总算把帆拉好了。麥加利号擺起了跑远洋的架子，帆索一律在左舷上攪着，又是低帆，又是前帆，又是頂帆，又是縱帆，又是触帆。后来又加上許多小帆和插帆。但是帆尽管加得多，那只双桅船却只一点一点地往前挨。它那臃腫的船头，寬寬的船底和笨重的船尾就注定了它走不快，注定了它是一条典型“老鴨式”的慢船。

船的情况就是如此，只好耐性忍受一点。不管麥加利号走得怎样慢，好在五天后，至多六天后就可以駛進奧克蘭港口。

晚上七点鐘，澳大利亞海岸和艾登港口的固定灯塔都望不見了。海浪相当大，船走得更疲；它沉重地一下一下落到浪槽里。船顛簸得很厉害，旅客們住在便艙里着实不舒服。然而他們又不能跑到甲板上來，因为雨下得太大了。他們只好規規矩矩地守在艙里，和坐牢一样。

这时，每一个人都在想心事。彼此很少談話。連海倫夫人和瑪麗·格蘭特都不多談。格里那凡坐不住，他走來走去，而少校呆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約翰·孟格尔不时到甲板上來觀察觀察風浪的情况，每次，罗伯尔也在后面跟着。至于巴加內尔呢，他一个人在角落里噤哩咕嚕，唧唧噥噥的，不知在說